

杜甫「八哀詩」所見高麗人王思禮之現地研究

[台灣]簡錦松*

目 录

- 一、前言
- 二、「八哀詩」的創作由來與王思禮的選入
- 三、王思禮事跡編年
- 四、王思禮生平三件大事
- 五、結論

一、前言

在杜甫詩中，像「八哀詩」這種以巨大篇幅的五言古體來描寫人物的作品，並不多見。「八哀」之美，不但表現在朋友之間的深情哀惻，其造句遣辭的引人入勝，分段謀篇的深刻精鍊，也都令人讚歎不已。在高麗、朝鮮時代，「八哀詩」曾受到廣泛的注意，各家文集中，詠歎「八哀」的作品，多達數十件，以「八哀詩」的詩韻來步韻的，也有好幾件。李翼（1681-1763）『星湖僿說』的「詩文門·八哀解」，¹⁾更對「八哀詩」進行作了補釋。

「八哀詩」之首，乃是詠高麗人王思禮，這不但是杜甫詩的一件大事，也是中韓古代交流史中的大事。王思禮大約生於唐玄宗開元三年到九年（715-721年）之間，卒於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他受知於唐玄宗、肅宗兩帝，以掃蕩安史之亂的功績，獲贈司空，司空是三公之一，極為殊榮。『舊唐書』和『新

* 台灣中山大學

1) [朝鮮]李翼著，任昌淳譯，『星湖僿說』，首爾：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1966。

唐書』都有王思禮的本傳。在許多高麗、朝鮮時代的古書中，也有記載。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敬輿（1585~1657）的「次八哀王思禮詩韻，詠金將軍應河，贈其胤伏波令公」一詩。²⁾李敬輿既然選擇這首詩來和其韻，用以歌詠鐵原出身的金應河，對於王思禮出身於鐵原的傳說，也許有所與聞。他也必定以杜甫將這首詩排列於「八哀詩」的第一位，而引以為榮。

不過，在我所經眼的古籍中，並沒有看到有誰為本詩或對王思禮的事蹟，作過完整的解說。『舊唐書』和『新唐書』雖然有王思禮的本傳，³⁾但只是平凡的記載王思禮的履歷，甚至暗示他在防守潼關及金城縣時沒有表現，又強調他「短攻戰」，與杜甫筆下長於馳突騎射的形象，大相逕庭。而歷代杜甫詩注，乃至近人的杜詩論著，也都不能發揮此詩的精義，至為可惜。本文以「唐詩現地研究法」為研究方法，⁴⁾將先討論杜甫為什麼選擇王思禮來寫入「八哀詩」，其次將王思禮的一生，依年月日的譜序，而後再指出王思禮生平的三件重要事蹟，分別加以梳理，以使今之讀者，可以清晰地認識這位古高麗出身的偉人。本文結論之後，我也將這首「八哀詩之一—贈司空王公思禮」的全文作成詳註，讓讀者可以自行從杜甫眼中認識王思禮。

2) [朝鮮]李敬輿『白江先生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卷1，頁35-38。

3)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10，頁3312-3313。又[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47，頁4749-4750。

4) 「唐詩現地研究法」是我在最近十幾年間慢慢思考出來的唐詩研究方法，代表作有專書二種『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臺灣THCI Core 重要期刊論文多篇，如〈「涪城縣香積寺官閣」新釋—杜甫梓州詩現地研究舉例〉，『漢學研究』，27卷3期，2009年9月，漢學研究中心，頁99~126。〈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22期，2011年12月，頁75~96，臺北：東吳大學。〈唐孫樵〈興元新路記〉江口鎮以北路段之現地研究〉，『國文學報』，第50期，2011年12月，頁209~24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預定30卷2期，2012年6月刊出，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二、「八哀詩」的創作由來與王思禮的選入

1、「八哀詩」的創作由來

杜甫的「八哀詩」是八首一組的五言古體詩，⁵⁾每一首寫一位親故，共有八位主角。其一是贈司空王思禮，其二是故司徒李光弼，其三是贈左僕射鄭國公嚴武，其四是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李璣，其五是贈祕書監江夏李邕，其六是故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其七是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虔，其八是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杜甫寫「八哀詩」時，此八人皆已逝世。

「八哀詩」的淵源，取法自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⁶⁾謝詩也有八首，所詠的是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也是一人一首。杜甫的作法，與之全然相同，學古之跡，十分明朗。不過，杜甫「八哀詩」是從自己的立場來寫，八人中，有的是師友，有的是他所仰望之人，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題目上就標明了是「擬魏太子」之作，是假借曹丕的立場，代曹丕立言，其序云：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所謂「建安末，余時在鄴宮」，便是以曹丕之口，代曹丕自謂。至於「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等語，亦假借曹丕的自述，其詩第一首「魏太子」有句云：

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蕩滌，群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眾君子，傾心隆日新。

5) 杜甫，『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卷7，頁277-291。

6)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卷30，頁38下-48上。

詩中的「家王」和「忝此」等語，也都是曹丕的口吻，「眾君子」便是八詠中的其他七人。謝靈運既然模擬曹丕的立場，所寫的七人，理應全部死於曹丕之前，才符合「撰文懷人，感往增愴」的情感，但詩中的曹植卻晚於曹丕而卒，顯然在整組詩的內容安排上，不像杜甫那麼嚴謹。

由於杜甫詩明顯取法於謝靈運，在「八哀詩」的總題下，他也作了小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序文氣氛與「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的詩序相近，也流露出歎歎增愴之感。不過，此序雖然提出了「傷時盜賊未息」和「歎舊懷賢」這兩點，但是細讀全部八首詩，「傷時盜賊未息」之處，並不多著墨，即使在王思禮和李光弼這兩位與直接與安史戰鬥最多的大將身上，也刻畫得不深。反而是對八人臨死之時的悲歎心事，與死後寂寞身事的哀愁，加入了許多具體的描寫。以後『舊唐書』與『新唐書』寫到這八人的傳記時，或多或少都參考了杜詩的內容來編寫各人本傳。

因此，「八哀詩」的「哀」，並不只於「歎舊懷賢」「傷時盜賊未息」這樣平淡的層次，而是以寫實的筆法，具體而痛快的，把各人死去前所懷抱的深沈遺憾，一一呈露出來，以下，我們一首一首來檢驗：

對李光弼，他寫李光弼晚年為宦官魚朝恩、程元振等人所嫉害，不敢入朝。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入寇，唐代宗詔徵天下兵馬赴援，李光弼懼為二人所圖，遷延不至，他深感為領下將士所譏，終至抱冤懷愧而歿。

對李邕，他寫到李邕最後一任官職是北海太守，在任上被誣告參與逆謀，身遭極刑，死後未能歸葬，草草瘞埋於鄆州城東三十里，子孫奔逃死亡殆盡。

對蘇源明，他歎息蘇源明在安史之亂時陷身賊營二年，兩京光復後，雖然繼續任官，但事事不如意。當京師大飢時，雖任職祕書監仍然餓死，其子貧無以為生，為元結所扶持。

對鄭虔，他認為鄭虔是書生，無意為官，卻在安史之亂時無力逃脫，接受偽職，為賊點汗。唐肅宗反正後，無人為他洗滌，遠謫台州，死於貶所。

對張九齡，哀憐張九齡晚年為讒言所中，自荊州長史請假返回韶州故居掃

墓，死於嶺南。

對汝陽郡王李璣，先寫他早年受唐玄宗寵愛的得意景況，更加深了對他死後孤墳荒落，其弟又流落江陵的感歎。

在上述六人中，各人所遭際雖然不同，相同的卻是都有受到冤抑、貶竄、或殺害的不幸情節。

至於嚴武，嚴武的仕宦生涯雖有挫折，但是他「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小小貶謫，不足為憾，卻在四十之年，不幸而早卒，杜甫將他列入「八哀」，其悲哀在此。

王思禮的情況，與嚴武相似又不盡同。他於天寶初年追隨王忠嗣到河西時，年尚少，歷經安史之亂，年紀也不大，死時僅四十或四十餘歲；與嚴武同有早逝之悲。而且，王思禮死後不滿半年，繼任的管崇嗣雖是舊時部屬，但不能守成。朝廷再更換鄧景山，反而激生兵變，鄧景山甚至被亂兵所殺。杜甫對他的功業中墮，深致悼惜。

而且，『舊唐書』和『新唐書』的「王思禮傳」都以「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作為結束評論語，史傳的評斷應來自所採擇的史料，也許當時有「王思禮以不得任宰相為憾」的傳言，因而杜甫特別在這首詩的結束時，特別寫下「恐懼祿位高」和「永繫五湖舟」，以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來澄清王思禮無意於入相的潔白之志，不僅僅是「傷時盜賊未息」這樣公式化的情感而已。

2、「八哀詩」選入王思禮的理由

「八哀詩」選入王思禮的原因何在？首先的一個明顯理由是，杜甫將王思禮排列在討滅安史的大將中的第四位。杜甫另有兩首贊美王思禮的詩篇，一為「散愁二首之二」，一為「洗兵馬」，分載如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沾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散愁二首之二」）⁷⁾

7) [清]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226，頁2438。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夕報清晝同。…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鑿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洗兵馬」）⁸⁾

「散愁二首」第一首寫的是李光弼，此處未引錄。第二首即本篇，寫的就是王思禮。在「洗兵馬」詩中寫到四個人，成王乃唐肅宗的太子廣平王俶（726-779），郭相為郭子儀（697-781），司徒為李光弼（708-764），尚書就是王思禮，可見在杜甫眼中，王思禮的地位是排列中興名將的前四位。寫「八哀詩」的時候，廣平王俶已即位為唐代宗，郭子儀勳位既高，又享長壽，自然不是八哀的對象。所以，「八哀詩」選入李光弼和王思禮為主角，與杜甫一貫推崇他們兩人的本意是一致的。

不過，杜甫與王思禮可能還有私人交誼，歷代古注都沒有看到這一點，清人仇兆鰲『杜詩詳註』說：

『杜臆』云：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為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嘆舊。九齡名相，則懷賢。⁹⁾

此注乃依托前引「八哀詩」的題下小序，略加敷衍而成。他引述王嗣奭『杜臆』之言，認為歌詠李光弼和王思禮，是因盜賊未息，為國家哀失良將。寫到汝陽郡王李璣、李邕、蘇源明、鄭虔四人，是因為他們與杜甫是舊交，張九齡與杜甫並無往來，寫他是感懷賢人，由於有杜甫的小序作依托，上述說法，看起來似無可疑，其實不然。

我在前文已經指出，八哀有共通的沈痛之處，即使是寫李光弼或張九齡，都不是簡單的「傷盜賊」、「懷賢相」而已；更何況，經過仔細分析原文詩句之後，可以發現王思禮與杜甫之間，還有個人的交往。

首先從詩篇外觀來分析，「八哀詩」中，八首詩的句數多寡，分布得頗有趣味：

哀王思禮詩（64句）-哀李光弼詩（40句）-哀嚴武詩（68句）-哀汝陽郡

8) 『全唐詩』，卷217，頁2278。

9)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16，頁1373。

王李璡詩（52句）-哀李邕詩（86句）-哀蘇源明詩（64句）-哀鄭虔詩（64句）-哀張九齡詩（48句）。

杜甫與李光弼和張九齡兩人，明顯沒有私誼可寫；李璡是藩王，與杜甫的地位相差懸遠。因此，從篇幅上看，寫這三人的詩，句數都比較少。王思禮、蘇源明、鄭虔三首的句數相同，篇幅比李光弼、張九齡二首長。嚴武是杜甫關係最近的人，因而詠嚴武這一首的句數，還比前三首略多出四句。李邕是杜甫少年時期最仰慕的人，又曾經受他接見，甚至有「李邕求識面」¹⁰的溫馨記憶，詩中寫兩人的互動之處甚多，所以，此詩的篇幅更長達86句。可見篇幅的長短，因為杜甫與其人是否有私誼而有所不同。由此看來，哀王思禮這一首的句數，與哀蘇源明、哀鄭虔二詩同為64句，未必盡是巧合。

在詠王思禮詩的篇末有兩句值得深思的，就是寫到王思禮死後事的「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此聯的上下文是：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上句「永繫五湖舟」用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¹¹意指王思禮的本意是在掃清逆亂之後，功成身退，如范蠡泛舟五湖；現在身退未成，先卒於官，五湖游船的纜繩，將永遠停繫而不解矣。像這樣的退隱意願，若非王思禮曾向杜甫提出過，實不宜強加在陌生的大將身上。

接著在「悲甚田橫客」這一句裡，發出「悲甚」動作的主人，當然是作詩者-杜甫。田橫客的典故，來自『史記』「田儋列傳」，¹²因為是熟典，不必多說。典故本身是以田橫來比擬王思禮，那麼，誰是王思禮的田橫客呢？詩句的特

10) 『全唐詩』，卷216，頁2251，〈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11) [吳] 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21，頁658，〈越語〉云：「（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12)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94，頁2648，〈田儋列傳〉。

性，都是以「我」作為主人，因此，做出「悲甚」行為的固然是杜甫，自稱田橫客的，也不會是別人，必然是自己，才符合作詩的法則。了解這一點，便不難解釋「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之意，事就是「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之心事，千年之後，心事都如汾晉之間的雲水一樣潔白。以後李商隱詩：「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便脫胎於此。

杜甫既以田橫客自稱，又代為表白王思禮的功成身退情操，兩人之間的交誼，不能說沒有了。事實上，天寶十四載(755)杜甫求得「右衛率府兵曹參軍」職位之前，¹³⁾曾經贈詩哥舒翰，雖然沒有留下和王思禮往來的跡證，應已知其名字。至德元載(756)以後，王思禮與房琯的關係密切，杜甫由於有房琯的深厚交誼，經由房琯，他可能和王思禮有所往來，因而在書寫「八哀詩」的時候，加入了王思禮生前的心願，才是這首詩的真相。

三、王思禮事跡編年

『舊唐書』和『新唐書』都有王思禮傳，但文字無多，解讀也不易。本表以『舊唐書』為基礎，重新詮釋如下：

唐中宗神龍04年戊申，708年

李光弼生。

唐玄宗開元九年辛酉，721年

王思禮可能出生於本年或稍早。

傳曰：營州城傍高麗人，解說詳見下節。(按：本表主要根據「舊唐書·王思禮傳」，以下，凡出自本傳之文字，不再引述出處。)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辛酉，732年

傳曰：父虔威，為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

13) 參閱簡錦松〈從現地角度看杜甫不就河西尉問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發行：『多元語言、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專輯』，2005年11月，頁249-270。

「八哀詩」：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

唐玄宗天寶元年壬午，742年

12月29日庚子（743/1/29, 1992467），¹⁴⁾河西節度使王倓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軍。又，是年，哥舒翰從軍，年齡已過四十三歲。¹⁵⁾

唐玄宗天寶四載乙酉，745，

02月21日己酉（745/3/28, 1993256），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¹⁶⁾

唐玄宗天寶五載丙戌，746，

傳曰：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

01月13日乙丑（746/2/7, 1993572），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¹⁷⁾

按：是年李光弼、哥舒翰、王思禮同在河西節度王忠嗣幕，忠嗣遇李光弼最厚，補為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常云：「光弼必居我位。」¹⁸⁾哥舒翰與王思禮皆居李光弼下。

其時，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大斗軍在河西節度使中僅次於赤水軍，駐地在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西二百餘里，但所管兵7500人、馬2400匹，不及赤水軍遠甚。王忠嗣既以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又以為押衙。押衙，乃牙軍之指揮官。節度使府中有牙門將，又有牙兵，為身傍近衛部隊，典總此兵者稱為押衙，向由親信擔任。押衙例為一人，王忠嗣同時任用哥舒翰與王思禮，故云「對為押衙」。不過，「八哀詩」中從王思禮幼時直接跳到「服事哥舒翰」，並無服事王忠嗣這段經歷。

唐玄宗天寶六載丁亥，747年

傳曰：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倓為翰押衙。

11月19日辛卯（747/12/25, 1994258），以哥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

14) 本文在西曆之後，皆附儒略日(JULIAN DAY)，下文中不另註明。

1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15，頁6856。

16) 『資治通鑑』，卷215，頁6863。

17) 『資治通鑑』，卷215，頁6869，所載有闕文。據『舊唐書』，卷103，頁3199，〈王忠嗣傳〉：「五年正月，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

18) 『舊唐書』，卷110，頁3303，〈李光弼傳〉。

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¹⁹⁾

「八哀詩」：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

按：周倓與王思禮同為哥舒翰押衙，兩人之間交誼不知如何？八年後，即天寶十五年六月，潼關失守不久，玄宗以王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思禮至平涼頓止，疑周倓不納之。同年七月十二日，肅宗以周倓由河西兵馬使升為河西節度使，次年，至德二載，周倓為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所殺。²⁰⁾

唐玄宗天寶八載己丑，749年

傳曰：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

06月22日乙卯(749/7/11, 1994822)，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及吐蕃戰于石堡城，敗之。²¹⁾

閏06月27日己丑(749/8/14, 1994856)，改石堡城為神武軍。²²⁾

按：石堡城之戰及所封官爵解說，詳見下節專論。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752年

傳曰：加雲麾將軍。按：為從三品武散官。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癸巳，753年

傳曰：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卻喚何物？」諸將皆壯之。

09月01日己亥(753/10/2, 1996366)，哥舒翰由隴右節度使、涼國公，進封西平郡王，食實封五百戶。²³⁾

按：此時王思禮為哥舒翰最為倚重之大將，欲引斬之云云，或一時之怒，隨即解釋。杜詩亦不及此，可以不論。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甲午，754年

19) 『資治通鑑』，卷215，頁6879。又，『舊唐書』，卷104，頁3212，〈哥舒翰傳〉：「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同書又云：「遂以為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

20) 『舊唐書』，卷10，頁243、245，〈肅宗本紀〉。

21) 『新唐書』，卷5，頁146，〈玄宗本紀〉。

22) 『舊唐書』，卷9，頁223，〈玄宗本紀〉。

23) 『舊唐書』，卷9，頁226，〈玄宗本紀〉。

03月24日庚申（754/4/21, 1996567），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敗吐蕃，復河源九曲。²⁴⁾

「八哀詩」：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鷺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

按：九曲又稱「河源九曲」，乃黃河流經時形成之沖積土地，位在北緯36°11'，東經100°45'一帶。此地的河段，今為龍羊峽水庫，唐時九曲之地，已淹入水庫底。「舊唐書·吐蕃傳」：「…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遺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始率兵入寇」，²⁵⁾此唐睿宗景龍四年（710）三月上旬之事。金城公主為唐中宗所養雍王守禮女，寵愛逾恆，景龍四年正月下旬嫁予吐蕃贊普棄隸踏贊，楊矩時任左驍衛大將軍、河源軍使，充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故有此請。九曲既入蕃界，至是，復為哥舒翰所奪回，王思禮亦參加此役。²⁶⁾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乙未，755

傳曰：六月，加金城太守，天寶時之金城郡，在今甘肅省蘭州市。²⁷⁾

又曰：祿山反，哥舒翰為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

11月11日丙寅（755/12/18, 1997173），冬至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蕃、漢之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詣闕，以誅楊國忠為名。此即世稱安史之亂。

12月21日丙午（756/1/27, 1997213），斬封常清、高仙芝于潼關，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賊。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蘇法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等為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賊於潼關。²⁸⁾

24) 『新唐書』，卷5，頁150。〈玄宗本紀〉。

25) 『舊唐書』，卷96，頁5228，〈吐蕃傳〉。

26) 『新唐書』卷147，頁4749，〈王思禮傳〉：「（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大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哥舒翰此言，不知何意？

27) 『舊唐書』，卷40，頁1633，〈隴右道·蘭州〉：「武德二年置蘭州，天寶元年改名金城郡。」

28) 『舊唐書』，卷9，頁230，〈玄宗本紀〉，又〈哥舒翰傳〉。『新唐書』卷5，頁151，日期相差三天。

按：「開府儀同三司」為從一品文散官、「太常卿」為正三品職事官，在此乃為贈官，惟馬軍都將為實職，統領騎兵。依唐初至此年以前之前例，又以王思禮的資歷，且戰鬥並未開始，不應奏加「開府儀同三司」這樣高階的散官，疑為唐肅宗即位靈武後所封，唐人記載安史之亂以後數年間之史事，多錯亂混雜，可能以後事牽合前事而筆之於書。至於肅宗特開濫恩之門，兩唐書所載實例甚多，杜甫詩亦有「總戎皆插侍中貂」之歎。²⁹⁾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丙申，756年

傳曰：二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又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楊國忠來潼關殺之，亦不從。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

06月08日庚寅，(756/7/9, 1997377)，哥舒翰將兵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原，官軍大敗，死者十六、七。³⁰⁾

06月09日辛卯，(756/7/10, 1997378)，辛卯，哥舒翰逃歸潼關，為其帳下火拔歸仁以左右數十騎執之降賊，關門不守。京師大駭，河東、華陰、上洛等郡皆委城而走。³¹⁾

杜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按：潼關之役，詳見下節。

唐肅宗至德元載丙申，756

傳曰：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賁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

按：唐肅宗欲斬潼關敗將，在09月28日己卯(756/10/26, 1997486)，³²⁾詳見

29)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4，頁490-492，所載的至德二載十二月戊午日(758/1/28, 1997945)發布的〈收復兩京大赦文〉中，王思禮的官銜為：「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兼工部尚書、持節、充招討西京并定武威武興平等軍、兼關內節度、河西隴右伊西四郡行營兵馬使王思禮，養銳先鳴，蓄奇後殿，可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實封六百戶」。據此，本次封賞之前，王思禮已經得到「開府儀同三司」。由於安史之亂的關係，「開府儀同三司」大量被授予，與王思禮同在潼關為元帥府步軍都將的李承光，死前官職為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見于邵〈為人請合附表〉，詳下文，管崇嗣也在兩京光復前得到開府儀同三司。

30) 『舊唐書』，卷9，頁231，〈玄宗本紀〉。

31) 『舊唐書』，卷9，頁232，〈玄宗本紀〉。

32) 『舊唐書』，卷10，頁244，〈肅宗本紀〉。

下節專論。

07月12日甲子 (756/8/12, 1997411), 改元又、傳曰：與房瑄為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為關內節度使，尋遣守武功。

10月03日癸未 (756/10/30, 1997490), 上素知房瑄名，至是瑄請為兵馬元帥收復兩京，許之，仍令王思禮為副。³³⁾

10月21日辛丑 (756/11/17, 1997508), 房瑄與賊將安守忠戰于陳濤斜，官軍敗績，楊希文、劉貴哲等降於賊，瑄亦奔還。

12月09日戊子 (757/1/3, 1997555) 十二月戊子，以王思禮為關內節度。³⁴⁾ 尋遣守武功。

杜詩：屯兵鳳皇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

按：此指唐肅宗自彭原至鳳翔郡（治所在唐雍縣，今鳳翔縣），鳳皇山即鳳翔北面及東北面的岐山，³⁵⁾行在的前沿，即今岐山縣、扶風縣、武功縣，再遠就是金城縣，漸次到渭橋、咸陽。金城縣，原名始平縣，以金城公主故，改名金城縣，今為陝西省咸陽市興平市。由京師至涇原的正路，應由渭北，但渭北已為安史所據，因而命令王思禮搃守岐山到金城縣這一路。³⁶⁾王思禮的官銜，『新唐書』記載為「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與『舊唐書』並無不同，僅詳略有別而已；當時打擊安史叛軍的兵力，主要來自朔方、河西、隴右諸軍，多為王思禮舊部，故兼領行營兵馬以節制之。

唐肅宗至德二載丁酉，757

傳曰：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其眾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眾擊之而退。

按：肅宗於至德二年二月戊子（10日，757/3/4，1997615）至鳳翔；安史叛軍亦來攻，同月丁酉（19日，757/3/13，1997624），游軍至大和關，關在岐山縣，乃繞道至王思禮軍之背後。

33) 『舊唐書』，卷10，頁244，〈肅宗本紀〉。按：原文有兵部尚書四字，是年王思禮未任兵部尚書，故刪去。

34) 『舊唐書』，卷10，頁244，〈肅宗本紀〉。

35) 鳳翔郡本名岐州，肅宗更名為鳳翔郡，以郡治北面有鳳凰山之故，兩京光復後，又升格為府，後罷。

36) 按『唐書』言守武功，杜詩言搃金城，然二地實相距不遠。自興平市區至武功市區，以隴海鐵路計算，約二十七公里。

又，傳曰：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清宮。³⁷⁾

09月與郭子儀、李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斷。嗣業時為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為前軍，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為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為後軍。戈鋌鼓鞀，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³⁸⁾

09月28日（癸卯，757/11/14，1997870），廣平王俶入西京。

又，傳曰：又從子儀戰陝城、曲沃、新店，賊軍繼敗，收東京。

10月18日（壬戌，757/12/3，1997889），廣平王俶入東京。

按：曲沃、新店皆在陝州西，三地相連不遠，故曰賊軍繼敗。

又，傳曰：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眾，器械山積，牛馬萬計。

按：王思禮及安慶緒戰于絳郡，敗之，乃在10月25日己巳（757/12/10，1997896），³⁹⁾距離廣平王光復東都不過八日，絳郡在今山西省新絳縣，與洛陽距離，以現代公路省道335及高速公路分別計算，各約220餘公里，如果王思禮於光復東都後，自洛陽回攻絳州，並不合理。應在陝州戰後，分軍北渡黃河，仰攻絳州，距離約120餘公里。

又，傳曰：遷戶部尚書、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12月15日戊午（758/1/28，1997945），上御丹鳳門，下制大赦。…關內節度王思禮霍國公。⁴⁰⁾

按：『舊唐書』本傳稱「遷戶部尚書」及『新唐書』本傳作「遷兵部尚書」，皆非。⁴¹⁾

37) 原作「領兵先入景清宮」，景清宮名不詳，『新唐書·王思禮傳』作「先入清宮」為是。

38) 『舊唐書』，卷109，頁3299，〈李嗣業傳〉。

39) 『舊唐書』，卷6，頁159，〈肅宗本紀〉。

40) 『舊唐書』，卷10，頁245，〈肅宗本紀〉。國公為從一品封爵，據〈收復兩京大赦文〉同日受封者，有郭子儀代國公、僕固懷恩豐國公、李嗣業虢國公、李光弼魏國公、來瑱潁國公、魯炆岐國公、崔光遠鄴國公、苗晉卿韓國公、李麟褒國公、崔圓趙國公、李峴梁國公等十一人。王思禮所食實戶數為六百戶，僅次於郭子儀、李光弼，可見其功勳等級。又按，『舊唐書』載王思禮實食三百戶，『新唐書』載實食五百戶，也是排列在第三。李嗣業在〈收復兩京大赦文〉所載為二千戶，兩唐書都作二百戶。

41) 據『舊唐書』，卷10，頁251，〈肅宗本紀〉：「至德元載八月，以子儀為兵部尚書，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光弼為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兵、戶二部尚書分別為郭子儀及李光弼，豈有復授王思禮之理？次年，乾元元年郭李二

據「收復兩京大赦文」為「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王思禮本年仍為工部尚書，但因為封爵提高為從一品，由原「兼」工部尚書，改為「行」工部尚書。⁴²⁾

唐肅宗乾元元年戊戌，758

傳曰：遷兵部尚書。（即前一段引文取出）

08月05日甲辰（758/9/11, 1998171），上皇誕節，上皇宴百官於金明門樓。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來朝，加子儀中書令，光弼侍中，思禮兵部尚書，餘如故。⁴³⁾又，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時，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⁴⁴⁾

按：王思禮遷兵部尚書，乃在此時。故兩唐書係於至德二載，有誤。

又、傳曰：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今河北省安陽市）。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

09月21日庚寅（758/10/27, 1998217），大舉討安慶緒於相州。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河東節度李光弼、關內潞州節度使王思禮、淮西襄陽節度魯兪、興平節度李奂、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鄭蔡節度使季廣琛等九節度之師，步騎二十萬，以開府魚朝恩為觀軍容使。⁴⁵⁾

按：九節度圍相州事，自至德元載九月至次年二月，本傳從結果言，故繫於至德二年。據兩唐書「肅宗本紀」皆記載王思禮及安慶緒於11月03日壬申（758/12/8, 1998259）戰于相州，破賊兵二萬。⁴⁶⁾但本傳俱無。又，王思禮自去年冊封霍國公時，為行工部尚書、關內節度使，本年8月05日自工部尚書改贈兵部尚書，關內節度使亦自9月21日加兼節度潞州，為關內潞州節度使。王思禮自陝州戰後，分兵入河東，故兼潞州，潞州今為山西省長治市，在太原府東南，距離約220餘公里的公路里程。此後，王思禮經略河東軍事，直至去世。

人皆升官之後，才由王思禮承接兵部尚書，『舊唐書』卷十，頁244，〈肅宗本紀〉於至德元載十月中有「仍令兵部尚書王思禮為副」之語，亦為誤書。

42) 據『舊唐書』卷42，頁1785，〈職官志一〉云：「〈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

43) 『舊唐書』，卷10，頁253，〈肅宗本紀〉。

44) 『舊唐書』，卷110，頁3305，〈李光弼傳〉。

45) 『舊唐書』，卷10，頁253，〈肅宗本紀〉。

46) 『舊唐書』，卷10，頁253，〈肅宗本紀〉，作「十月...壬申」，非。當從『新唐書』，卷六，頁161，〈肅宗本紀〉作「十一月壬申」。

唐肅宗乾元02年己亥，759

02月，思明率眾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炘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炘中流矢。子儀為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⁴⁷⁾

04月01日丁酉（759/5/2，1998404），王思禮奏於潞城縣東直千嶺破賊萬人。⁴⁸⁾

按：此役載於『肅宗本紀』，而不見於王思禮本傳，『新唐書』作四月四日庚子（759/5/5，1998407），餘相同。⁴⁹⁾潞州在太行山西麓，控扼相州至太原府之間的太行山孔道，故兩軍在此戰鬥。

07月23日丁亥（759/8/20，1998514），以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潞沁節度、霍國公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⁵⁰⁾

杜詩：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按：『舊唐書·王思禮傳』：「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此說稍有誤，據『舊唐書·肅宗本紀』載，七月辛巳（759/8/14，1998508），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司空兼侍中李光弼為副，⁵¹⁾李光弼本守太原，因為趙王之副，乃赴洛陽，遺缺由王思禮移鎮，方有丁亥之命（見上）。至於李光弼鎮守河陽，在乾元二年9月27日庚寅（759/10/22，1998577），⁵²⁾其時王思禮已在太原尹任。

唐肅宗乾元三年庚子，760

閏04月07日丁卯（760/5/26，1998794），太原尹、河東節度副大使王思禮進位司空。⁵³⁾

按『舊唐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 各一員，謂之三公，並正一品。」⁵⁴⁾

47) 『舊唐書』，卷120，頁3453，〈郭子儀傳〉。

48) 『舊唐書』，卷10，頁255，〈肅宗本紀〉。

49) 『新唐書』，卷6，頁162，〈肅宗本紀〉。

50) 『舊唐書』，卷10，頁256，〈肅宗本紀〉。

51) 『舊唐書』，卷10，頁256，〈肅宗本紀〉。

52) 『舊唐書』，卷10，頁257，〈肅宗本紀〉：「九月，…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陽，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汝、鄭、滑等州陷賊。」

53) 『舊唐書』，卷10，頁258，〈肅宗本紀〉。

54) 『舊唐書』，卷43，頁1816，〈職官二·三師三公〉。

又：「王思禮」：「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唐肅宗上元2年辛丑，761

05月11日乙未 (761/6/18, 1999182)，北京留守、守司空、太原尹、河東節度副大使、霍國公王思禮卒。⁵⁵⁾如以開元九年 (721) 出生計算，此時才四十一歲。即使出生之年再早幾年，最多應不到五十歲。

杜詩：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

05月17日辛丑 (761/6/24, 1999188)，辛丑，以鴻臚卿、趙國公管崇嗣為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⁵⁶⁾管崇嗣與王思禮皆曾在哥舒翰帳下。

10月，追鄧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⁵⁷⁾鄧景山與王思禮關係不詳。

唐肅宗元年壬寅，762

02月03日癸丑 (762/3/3, 1999440) 太原兵亂，殺鄧景山。⁵⁸⁾

按：王思禮死才七日，朝廷以管崇嗣代之，至十月又以鄧景山代為太原尹。景山統馭失所，為軍士所殺，事見「舊唐書·鄧景山傳」：「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眾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眾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眾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諡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⁵⁹⁾

唐代宗廣德2年甲辰，764

07月14日己酉 (764/8/15, 2000336)，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王李光弼薨於徐州，年五十七。⁶⁰⁾在王思禮去世三年後。

55) 『舊唐書』，卷10，頁261，〈肅宗本紀〉。又，同書，卷110，頁3312，〈王思禮傳〉：「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曰武烈」。按：本紀作五月，此處四月疑誤。

56) 『舊唐書』，卷10，頁261，〈肅宗本紀〉。

57) 『舊唐書』，卷110，頁3313，〈鄧景山傳〉。

58) 『資治通鑑』，卷222，頁7119。

59) 『舊唐書』，卷110，頁3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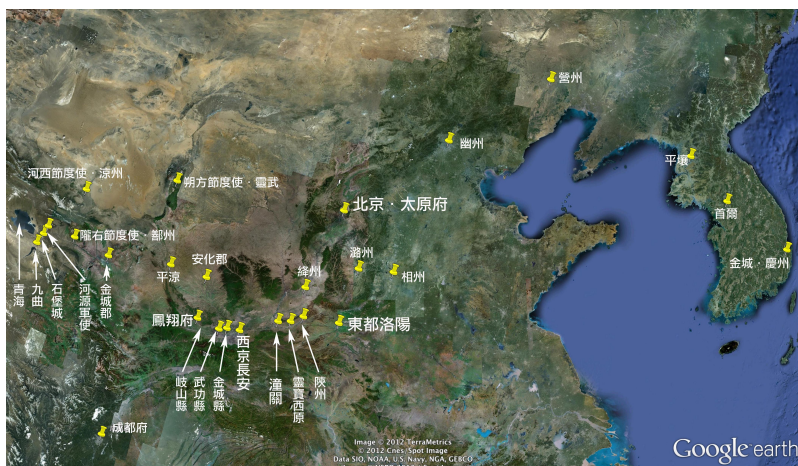


圖01 王思禮生平平行跡示意圖

四、王思禮生平三件大事

1、出身：營州城傍高麗人之意義

與王思禮同時代的高適，在「營州歌」中寫道：「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⁶¹⁾唐營州，故城在今遼寧省朝陽縣柳城鎮，王思禮正是居住在營州城傍高麗種落的營州少年。

王思禮為高麗人，「八哀詩」云：「司空出東夷」，《舊唐書·王思禮傳》云：「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軍將，以習戰聞。」都指明了王思禮的種族，幼時已居住在中國，其父虔威也在朔方軍中為知名的軍官。朝鮮時代柳壽垣(유수원, 1694-1755)『迂書』則說：「王思禮，高麗鐵原人也。」不

60) 『舊唐書』，卷11，頁275，〈肅宗本紀〉。

61) 『全唐詩』，卷214，頁2242f。

知何所據。⁶²⁾

身為高麗人，王思禮的身材卻不高，「八哀詩」中形容他短小精悍，敢於貫穿敵陣，長於馬術和箭法。尤其是長於箭術這一點，與『漢書』以來正史中所描寫的高麗人形象相同。

要確實瞭解王思禮這個人，『舊唐書』所載「營州城傍高麗人也」一語，不可泛泛看過。我們若從「營州」的地政關係、「城傍」的義涵、以及「高麗人」的所指這三點來考察，可以發現許多過去的研究中沒有注意到的地方，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王思禮的出身，以及他在這個大時代中所展現的偉大人格的由來。

如果不計算羈縻性質的州府的話，營州（治柳城，今遼寧省朝陽市）是唐代東北國境上位置最偏遠的州郡，設有營州都督府；只轄一縣，即柳城縣。營州西北與奚接壤，北與契丹接壤，在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年）九月以前，高麗未亡國時，營州東南以遼水與高麗相接。⁶³⁾ 種族問題十分複雜，如果處理不當，極難保全。武后萬歲登封元年（696年）五月，營州城傍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營州都督趙文颯。⁶⁴⁾ 營州遷至幽州境內，假漁陽縣而居。至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三月庚戌，才重新修復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營州險峻的邊城形勢，與複雜的民族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營州城傍」和「高麗人」這兩個名詞，更具體地反映了各民族在營州的種落模式。「營州城傍」並不是指城牆周邊散居的人民，而是唐朝在營州城外指定地域，讓不同的民族以各自集中的方式，形成不同的種族聚落，所謂「高麗人」，就是高麗族的種族聚落。根據『舊唐書』的記載，營州城傍至少有高麗、奚、契丹、突厥、靺鞨五族的種落。

前述反叛軍領袖李盡忠，史稱「營州城傍契丹首領」，亦即居住於營州城傍

62) 見柳壽垣(유수원, 1694-1755)『迂書』, 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 1971, 卷9, 〈論稀姓之流〉。鐵原, 今江原道鐵原郡(철원군), 位在北緯38度, 東經127度(郡廳位在38°8'48.10"北, 127°18'47.54"東)。新羅時期始稱鐵城, 弓裔以此地為首都, 918年改稱**鐵原京**。高麗時未有鐵原名稱。

63) 唐朝極盛時, 在奚地設饒樂都督府, 契丹地設松漠都督府, 高麗故地設安東都護府。

64) 『舊唐書』, 卷6, 頁125, 〈則天皇后本紀·萬歲登封元年〉。

的契丹種部落。⁶⁵⁾以後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將李光弼，也是居住營州城傍的契丹種：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⁶⁶⁾

李光弼和王思禮的背景相似，同為營州柳城人，同為外夷種落，父親皆為朔方軍將，同樣少年從戎。但是李光弼比王思禮年長，父親在開元初已經是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因而起家便進入左衛的親府，做了正五品上階的左郎將。這樣的差異，更突顯出王思禮從下層軍士走向高階將官的過程中，本身具有著強大的能力，以及他在軍事上的高度成就。

與契丹種落情況相似的，有靺鞨人，『舊唐書·契丹傳』載：「武德四年，（契丹）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⁶⁷⁾『舊唐書·地理志·營州都督府』又有「夷賓州」，用以處靺鞨愁思嶺部落，亦為營州城傍種落。唐初名將李謹行幼時即居於此類之種落。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⁶⁸⁾

營州城傍的種落，還有突厥族，史載安祿山的出身為：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下為業。突厥呼鬥戰為軋犖山，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厥中，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及長，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⁶⁹⁾

65) 『舊唐書』，卷199下，頁5350，〈契丹傳〉：「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初仕隋為金紫光祿大夫。武德四年，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授雲麾將軍，行遼州總管。」

66) 『新唐書』，卷136，頁4583，〈李光弼傳〉。

67) 『舊唐書』，卷199下，頁5350。

68) 『新唐書』，卷110，頁4122，〈李謹行傳〉。

69) 『舊唐書』，卷200上，頁5367，〈安祿山傳〉。

文中所謂「處突厥中」，乃指營州城傍的突厥種落。安祿山的母親是突厥族，他早孤，父親是胡人而不是突厥族，異族通婚，所以被稱為「雜種胡人」，從「俱逃出突厥中」，可見他在突厥種落中的生活，不是很愉快。這種經驗和「史思明傳」所描述的史思明很接近：

史思明，本名宰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與安祿山同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⁷⁰⁾

因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鄉里，故知「安祿山傳」所云「營州柳城雜種胡人」，即「史思明傳」所稱：「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營州所屬「寧夷州」，除了此處之外，不見於其他記載，參照另一個類似的名稱—「夷賓州」⁷¹⁾的話，「寧夷州」應是營州城傍安置來歸種族的羈糜州之一，用來安集突厥種落的。

以上概述營州城傍高麗、契丹、靺鞨、突厥四個民族的種落，此外，應還有奚族種落。由於「營州城傍」多民族的種落聚居特性，所以安祿山和史思明都以「解六蕃語」見稱。而且人民不好讀書而尚武，常見父兄幾代都是軍人，所生男兒從小就有從戎經驗，乃是本區的特色。王思禮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勇敢善戰，成為唐代中興名將功臣。

巧合的是，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營州城傍種落之人，而抵抗安祿山、史思明最主力的大將—李光弼和王思禮，也是營州城傍種落之人。連早年參與平定史之亂，晚節謀反的李懷光，也是出身營州城傍的靺鞨種落。⁷²⁾這一場橫掃六合，使天下陷入莫大浩劫的大災難，領兵操縱的主要人

70) 『舊唐書』，卷200上，頁5376，〈史思明傳〉。

71) 『舊唐書』，卷39，頁1523，〈地理志·河北道·夷賓州〉：「夷賓州，乾封中，於營州界內置，處靺鞨愁思嶺部落，隸營州都督。」乾封是唐高宗年號（666年1月—668年3月），此時正是唐高宗與新羅聯合對高麗作戰之時。

72) 『舊唐書』，卷121，頁3491，〈李懷光傳〉：「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為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全唐文』，卷438，頁4468，馬燧〈論晉隰慈州檄〉斥李懷光為「李懷光奮渤海之俘，授蒲津之節」。因為當時在討伐李懷光，所以罵他是「渤海之俘」，不過，參照本傳所述，李懷光應是先世移民營州城傍的靺鞨種落，當時營州在幽州管內，故云徙于幽州。

物，竟然都出身於營州城傍，除了令人驚異之外，在觀察王思禮一生的功過升遷時，更不能不注意這一層關係所帶來的效應。

2、王思禮的崛起：石堡城之役

「八哀詩」形容王思禮崛起的過程，這樣說：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

「舊唐書·王思禮傳」則說：

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

杜甫詩中雖未言及「石堡城」之名，但所寫者確是石堡城之戰，從「洗劍青海水」之句便可以明確看出。

哥舒翰繼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之後，為了占領石堡城，圖謀甚久，天寶七載（748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隨即攻破之。⁷³到了次年，天寶八載6月22日（749/7/11, 1994821），唐軍終於攻克石堡城。⁷⁴

石堡城遺址，位於河源軍使駐地（湟源縣）以南約20多公里的日月鄉莫多吉村東山隘口，地理座標約為北緯36°26'33.19"，東經101°5'38.33"一帶。隘口兩側都是4000米以上的高山，谷中海拔只有3200-3400米，由隴西節度使治城鄯州（今青海省西寧市）入藏，必須通過這裡，現在中國的G109國道所走的路

73) 此據『舊唐書』，卷104，頁3213，〈哥舒翰傳〉，此傳續云：「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為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今青海中有一小島，不知與龍駒島有無關係。哥舒翰進兵青海湖，實欲攻石堡城之背，但石堡城未下，即云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語太誇大，故有疑。

74) 〈舊唐書·哥舒翰傳〉，又云：「八載，以朔方、河東群牧十萬眾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不及王思禮，疑有誤。蓋二人雖亦有功，但戰後未見特殊封賞，潼關破，高秀巖降於安祿山，為其前驅。張守瑜未見其他記載，應以王思禮傳為是。

線，其前身便是這條古代的谷道。谷道經過石堡城下，離鄯州約84公里。由石堡城西南行為入藏正路，今青藏公路（G214國道）起點，即在石堡城後約13公里處（36°23'54.73"北，100°58'9.70"東，海拔3293米）。石堡城是谷道西側的高地，高出谷中約100餘米，是相當好的軍事控制點，藥水河東經其山下，也有助於防守。據『舊唐書』所載玄宗時期君臣的往返意見中，可以知道石堡城是吐蕃的主力防守點，從天寶七年到十四年（748年-755年）之間雙方戰事來看，吐蕃確實在失去石堡城要地之後，連續失去九曲等重要的領土。



圖02 石堡城附近地形剖面圖（以Google Earth Pro製作）

從石堡城遺址起，經由G109國道，到最近的青海湖邊約45公里，到青海湖的主要景點約60公里。因此杜甫以「洗劍青海水」之句，來記述王思禮在石堡城之役的戰功。

這次戰役之後，王思禮因功升任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並被贈予右金吾衛將軍之銜。左右金吾衛，各設大將軍一人，正三品，將軍二人，從三品。⁷⁵通常用來贈予特殊軍功的大將。大和七年（833年），李商隱丈人王茂元即由右金吾衛將軍升任嶺南節度使，其榮重可知。

至於關西兵馬使的實際職務不詳。據新舊『唐書』及『全唐文』所載的寥寥文獻中，所稱的關西節度，乃指京兆府（長安）以西之地域，但隴右離京師尚遠，故不知所指為何？

75) [唐]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5，頁638，〈諸衛府·左右金吾衛條〉。

比較具體而有實際指揮權的，是「河源軍使」的任命。開元21年（733年）所作天下十五道節度使的編制，隴右節度使下設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等十軍，是年訂立的人馬編制中，隴右節度使的十軍，共管兵70,000人，馬600匹。⁷⁶⁾河源軍在隴右十軍中居第二，僅次於治城之武威軍，管兵4,000人，馬650匹，以人馬比例觀之，應為戰鬥力極強之部隊。而且，十軍中排名第一的臨洮軍，例由隴右節度使本人兼領，因此，河源軍使乃是隴右部下最重要的大將。況且，河源軍駐地在治城鄯州以西120里，約在今青海省湟源縣治，是從鄯州前進石堡城的重要交通樞紐，在石堡城之役戰勝後，也成為進一步收復九曲的前線要地。哥舒翰建議朝廷將王思禮佈置在這裡，足見他對王思禮的愛信和倚重之深。

更不能不注意的是，天寶六載（747）哥舒翰本人也曾在王忠嗣帳下，擔任「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兩年後，王思禮接任其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的位置，只有未兼隴右節度副使而已，這時的王思禮，若說是哥舒翰軍中的第一副手，實不為過。

從杜甫所謂的「未甚拔行間」，到這次戰役後的迅速崛起，躋身大將之林，可見石堡城之役對王思禮一生發展的重要性。不過，杜甫雖然在寫這首詩的時候，讚美了王思禮，他對這場戰爭並不贊同，也曾在兩首詩中予以嚴厲的批評，其中一首是「遣懷」詩：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⁷⁷⁾

先帝指唐玄宗。首句「寰海未凋枯」，指出玄宗雖然好戰，但早期方當開元盛世，國家財力猶未凋弊。收西域，指開元15年1月28日（727/2/23），破吐蕃於青海西，虜輜車、馬羊而還。破林胡，指幽州長史張守珪在開元22年12月18日（735/1/16），發兵斬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於陣，傳首東都。⁷⁸⁾

76) 見『舊唐書』，卷38，頁1383，〈地理一·隴右節度使〉條。此處馬六百匹，馬匹數應有誤。通計隴西節度使下十軍，應有一萬九百匹。

77) 『全唐詩』，卷222，頁2359。

接著寫到「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乃指石堡城之役。前兩句，批評哥舒翰經營累年，花費百萬軍費攻下敵人一城，但知獻捷而絕口不提轉輸的耗損。後兩句哀傷戰死之多。上一句，組是條繩，軍官衣甲，需用條繩繫繫，稱為組甲；練，白布，士兵無甲，用白布厚結如甲，稱為被練；⁷⁹組練二字合稱，以衣甲代指將士其人，衣甲被拋棄如泥土，暗示將士大量死亡。下一句，負字乃承受之意，一尺之土承受百名死屍，更是具體形容死亡人數。最後杜甫感歎連年征戰使國力耗虛，終於釀成安史之禍。

另一首是「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其二)

本詩亦認為哥舒翰在石堡城、九曲作戰，破壞了兩國和親的局面。杜甫在論及國家大政時，反對這次戰爭，在描寫王思禮的忠義時，推崇他個人的武功，輕重立場的掌握得宜，吾人也可以從此合理地評價王思禮。

3、潼關之敗與請罪將斬為房琯所救之事

「八哀詩」云：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符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問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

「舊唐書·王思禮傳」云：「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效，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

『資治通鑑』云：「(天寶15載6月13日，756/7/14，1997382)夜將半，(玄宗父子車駕)乃至金城。…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又云：王思禮

78) 二事見『舊唐書』，卷8，頁190及202，〈玄宗本紀〉。又，契丹乃戰國時的林胡，故以用典手法，稱契丹為林胡。

79) 『斷句十三經文·春秋左傳』，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局，1991，頁114，〈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⁸⁰⁾

以上三段記載，對於從潼關潰敗起到安化郡問責事件之日為止，這一段時間內王思禮行蹤的說法，互有不同。「舊唐書·王思禮傳」與「八哀詩」看似接近，其實不同，『資治通鑑』所載，差異較大。以下，我以當代詩文及史事、交通的證據，來為這三個記載進行分析詮釋，以求取真相。

潼關之敗的前因，是安祿山部將崔乾祐進逼潼關，哥舒翰在各方壓力下，決定放棄被動守城，主動出擊。

天寶15載6月4日(756/7/5, 1997373)，哥舒翰命部下軍兵出關決戰，7日與賊將崔乾祐相遇于靈寶西原，8日，兩軍會戰，唐軍大敗。⁸¹⁾靈寶西原，今為河南省靈寶縣西閭鄉西閭村北方到黃河灘地之間的這片塬，與潼關的距離，約40餘公里。

潼關的關城面積不大，南為華山餘脈，北為黃河逼臨，地形相當逼仄。關城所在位置，從唐到清的改變不大，若以清代潼關城的城門大概位置，約略概算此城大小，南門到北門直線距離約1240米，東門到西門的具體位置不確定，可能有1100米，與『潼關衛志』所載〔明〕洪武九年修城的大小規模接近。⁸²⁾關城東門在黃河邊的高岸上，從東門出關，到距離關門以東五公里間，山河之間的腹地只有數十到數百米。出五公里外，到靈寶縣之前，山河之間，最寬不過二公里多，狹窄處甚至只有數十米（在不計算黃河S型彎流所形成的灘地的情況下），道塗險迫，因而易守難攻。唐軍放棄守勢，主動在狹路中行軍，防線拉得太長，本來就不易自全。

靈寶西原，即靈寶縣西與湖城縣交界的這片黃土塬，古稱桃林，地形北臨黃河，南界山。我們以西閭鄉西閭村中心為基準，作一條南北垂直的觀測線來

80) 『資治通鑑』卷218, 頁6973, 〈至德元載〉。

81) 此據『通鑑』所記。

82) 〔清〕唐咨伯修, 〔清〕楊端本纂, 『潼關衛志』,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見中國數字方志庫, 卷上, 頁9, 〈城池〉云:「明洪武五年千戶劉通脩築舊城, 九年指揮僉事馬驥增脩城障, 依山勢曲折周一十一里七十二步。」以明代營造尺一尺32公分換算, 相當於5.3952公里。

看的話，河邊灘地海拔約320米的地段，寬約3公里餘，原上海拔約380米的地段，寬約5.5公里，比起從潼關到此之間這一路上，地形相對開闊。

哥舒翰接受唐玄宗任命前已經中風，這次戰役雖到前線指揮部隊，但指揮所設在黃河北岸，距離太遠，因而受崔乾祐所欺。⁸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再以少量士兵列隊，使哥舒翰誤以為他的兵少，催促將士速進。因為原來道路狹窄，到此忽然開闊，各軍乃爭路擁塞，無復隊伍。

適逢午後東風轉急，崔乾祐縱火焚燒草車數十輛，煙焰瓦天。唐軍將士掩面，開目不得，乃為兇徒所乘。到了天色將暮，在前軍陷敗，後軍不明情況下，自相排擠。又因為哥舒翰將三萬士兵佈置在黃河北岸，戰事不利時，已無鬥志的將士爭相渡河以求生，死於黃河者達數萬人。⁸⁴⁾戰事不利之後，哥舒翰率領數百騎從黃河北岸馳而西歸，從蒲州（即河東郡）首陽山下渡黃河（首陽山與黃河灘岸相接處，約在34°41'31.66"北，110°16'1.25"東），次日才浮舟回到潼關的關西驛，為其帳下火拔歸仁以左右數十騎執之降賊。關門不守，長安也繼而淪陷。

在這場戰役中，王思禮因為是元帥府馬軍都將，率領馬軍親與崔乾祐決戰，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幸有騎卒張光晟，下馬，以己馬授思禮，方免於難。

潼關失守之後，王思禮的行蹤如何？什麼時候到達唐肅宗行在？為何到九月二十八日才被責將刑，又因房瑄解救得免？

據「八哀詩」所云：「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則王思禮來歸與請罪，在肅宗即位之後，且詩中不言王思禮曾受唐玄宗職位。「舊唐書·王思禮傳」說：「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⁸⁵⁾肅宗必先即位，然

83) 『舊唐書』，卷104，頁3215，〈哥舒翰傳〉云：「八日，與賊交戰，…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乃過其實，哥舒翰本來設帳於黃河北岸高阜，且西原河灘地與原上的海拔有不小落差，不可能在黃河中流觀察賊軍行動。

84) 關於本日戰役，『資治通鑑』，卷218，頁6967-6969，採集眾說，言之甚詳，觀之實動心目。但考諸地形，多不相符。

85) 依文意體察，若解釋為：「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則下文再一次書寫思禮名字，於文理不順。「至安化郡」四字應連下讀。

後其所在之地才能稱為行在，所以，假設文中的「西赴行在」指唐肅宗，則王思禮謁見肅宗乃在靈武即位之後，他既歸見肅宗，從行到安化郡，而後被責。

但是，六月九日（1997378）潼關即已陷落，七月十二日（1997411）肅宗即位，如果王思禮在肅宗即位之後，便到靈武，已是過了一個多月，嫌於遲緩，更何況是在三個多月以後的九月下旬，才到行在呢？

我們再檢驗同一天與王思禮一起將受死刑的三人，其中李承光與呂崇賁的行蹤，皆有可考。

李承光被斬之事，到唐代宗時獲得平反，據于邵「為人請合祔表」記錄他在潼關失陷後，一直到回歸本朝與被刑的過程，令人駭異：

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李承光，頃充河西兵馬使。...俄屬幽燕作逆，伊洛陷寇，蒲潼不關，天地交閉。承光臨計自失，倉卒西還，亦既通表華陽，奉牋靈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曾未信宿，先朝賜書。敦序兄弟，如家人禮。當是時也，臣親見之，開緘流涕，是日便發。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改名匡國。扈蹕彭原，別承誥旨，因此伏法，當瘞朔陲。⁸⁶⁾

文中「通表華陽，奉牋靈武」，華陽指在成都的唐玄宗。玄宗於天寶15載8月1日（756/8/30，1997429）在成都大赦，賜文武官階、爵，為安祿山脅從能自歸者原之。自成都至靈武單程需一個月，准此類推，李承光如居住於關西，從得到玄宗信息後奉表相賀，必晚於九月。至於奉牋靈武，應與上表成都同時，「奉牋」為上書給太子及藩王之稱，上皇尚在，故於玄宗稱表，於肅宗用牋，可見當時肅宗尚未即位。肅宗收到這封信後，三天內立即回信，據文中「曾未信宿，先朝賜書。敦序兄弟，如家人禮」，李承光大為感動，即日往靈武謁見肅宗，受封天下兵馬副元帥。由於當時肅宗仍在靈武，因而日期必在九月十五日以前。李承光所沒有料想到的是，隨扈前往彭原郡，在距離彭原郡五十幾公里外的安化郡，卻「別承誥旨，因此伏法」。⁸⁷⁾李承光這樣大費周章的努力，顯示出極度不安全感，我懷疑他在潼關戰敗的過程中，可能有做了一些什麼不應該做的事。

86)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618，頁3151，于邵〈為人請合祔表〉。

87) 彭原郡，本為寧州，天寶元年更名，治城在今寧夏省寧縣，在安化郡治以南約50餘公里。

呂崇賁在潼關失守前是河東郡守（即蒲州刺史，今山西省永濟縣），哥舒翰將三萬士兵佈置在黃河北岸，即其所管轄的地面，按理應隨哥舒翰前進指揮，其逃亡亦應與哥舒翰同行，僅後來不隨火拔歸仁降祿山而已。據『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即位時，「封前蒲州刺史呂崇賁為關內節度使兼順化郡太守」，即可證明呂崇賁在肅宗即位前，早已奔赴靈武，並且在隨扈功臣之列。順化郡即安化郡之更名，今為甘肅省慶陽市，彭原在其附近。呂崇賁和李承光一樣，都是在沒有預警下，突然「別承誥旨」，被逮付將刑。呂崇賁還是在自己主管的州內被捕，所幸他雖受驚嚇，後來畢竟無事。⁸⁸⁾

王思禮的情況，和李承光、呂崇賁也應相似，都是在沒有預警下，突然被捕。但是，李承光 and 呂崇賁的行跡都很清楚，王思禮卻有許多疑點，他什麼時候謁見肅宗？如何被房瑄所救？都和他這段期間的行蹤有關。究竟從六月九日到九月二十日前後這一百多天當中，在王思禮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前引『資治通鑑』所載：

（天寶15載6月13日，756/7/14，1997382）夜將半，乃至金城。…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

又云：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⁸⁹⁾

依此，則王思禮在潼關失守後，四日內即快速奔行189公里追到金城縣（今陝西省咸陽市興平市），找到玄宗父子的車駕，並接受玄宗任命，往河西、隴右招集舊部。隴右節度使治城鄯州是王思禮所熟悉的，距離金城縣約八、九百公里，他應該兼程而往才對。

但是，『通鑑』卻說王思禮只到平涼郡，聽到河西諸胡作亂就回來了，極不

88) 『舊唐書』，卷11，頁301，〈代宗本紀〉：「大曆七年（772年），冬十月，丙子，以太府卿呂崇賁為廣州都督，充嶺南節度使。」十五年間升遷至此，應未受當日事件影響。

89) 『資治通鑑』，卷218，頁6973。

合理。王思禮身為當代大將，豈有一聞謠言，即便畏懼不往？⁹⁰且由金城縣北行到平涼郡治（今寧夏省固原市），距離約347公里，平時騎馬十日可到，而今軍事緊急，也許四、五日趕到，王思禮受命在6月13日深夜或6月14日早晨，到平涼郡的日期，可能是6月18日、19日間。他既然已經不再往河西隴右，那麼，太子北行的隊伍亦於6月19日至平涼郡，王思禮何不留待太子呢？再說，『通鑑』所謂「還，詣行在」，如連繫上下文來看，應指唐玄宗的車駕，與「王思禮傳」及「八哀詩」所記的行在，是指唐肅宗的駐地，有所不同。若然，是因為回報唐玄宗河西隴右消息，而與太子的隊伍相失於道路嗎？

談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嚴武（726年~765年）的例子。

同為杜甫「八哀詩」所詠之嚴武，安史之亂前在隴右節度使府為哥舒翰的節度判官。哥舒翰中風及出守潼關時，嚴武仍在隴右幕中。及聞玄宗父子出奔，便由河隴駐地飛騎赴援京師，杜甫「八哀詩-嚴武」詩云：「漢議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在7月12日（756/8/12, 1997411），嚴武追及上皇於劍州，⁹¹自玄宗出奔日開始計算，到這一日，前後僅三十天。嚴武既得見唐玄宗之後，又受辭往靈武，9月16日（756/10/14, 1997474）在蕭關城謁見唐肅宗。⁹²

依理，劍閣到靈武才八百多公里，像嚴武這種三十歲的青壯級軍官，最多二十日可到，如果他在七月中旬見到玄宗之後，即速北行，八月中應到靈武，

90) 王思禮受玄宗之命，為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二道皆其舊部，不應留頓平涼。且其時，河西隴右縱得知潼關及京師之變故，消息不明，河西諸胡何由便亂？平涼到隴右約566公里，平涼到河西約500公里，各有千里之遙，縱使河西變亂，消息何以速傳至平涼，而令王思禮不敢前進兩道？而且，肅宗於7月12日甲子即位時，命河西兵馬使周泌（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亦可證明日前河西胡亂之消息不真確。王思禮身為大將，豈有因謠言不實而止頓之理？或有其他緣故歟？

91) 唐玄宗出奔行程：天寶15年6月13日（756/7/14, 1997381）凌晨，玄宗車駕出延秋門，6月20日（756/7/21, 1997388），次散關；6月24日（756/7/25, 1997392），次河池郡（鳳州）。7月10日（756/8/10, 1997409），次利州益昌縣、渡吉柏江。7月12日（756/8/12, 1997411），次普安郡（劍州），在劍州停留五日。

92) 因肅宗於9月17日（756/10/15, 1997474）南幸彭原，經蕭關當在16日。蕭關為原州最北之縣份，有關城，出蕭關即為靈州。

但他卻遲至9月16日，才在靈武以南的蕭關見到肅宗。計算日程，似乎在等待韋見素、房琯8月19日由成都出發之後，才先行到靈武謁報，所以比韋、房二人只提早九天到達而已。這就顯示了嚴武在追上唐玄宗以後，曾扈駕到成都，然後才受命返回靈武，追隨唐肅宗。

有了嚴武的前例，我們再回頭思索王思禮的行蹤。在潼關失守以後，作為一個全國知名的大將，不可能藏匿不出，但是他既未列入唐肅宗即位時任命的功臣名單中，《通鑑》又紀錄了他和玄宗之間的關係，因而，我懷疑他從六月到九月間，可能也和嚴武一樣，扈駕玄宗入蜀。所以不及參加唐肅宗的即位，又遲遲才到靈武謁見。

至於在安化郡受責將斬這件事，也有跡可循。仔細排比下面四個事件的前後時間點，就不難發現唐肅宗論斬潼關敗將這件事有很多巧合：

日期	事件
9月16日丁卯 (756/10/14)	嚴武在蕭關城見肅宗，傳達房琯、韋見素行程。
9月17日戊辰 (756/10/15)	肅宗出發南下彭原郡。
9月25日丙子 (768/10/23)	抵達安化郡。韋見素、房琯、崔渙等自蜀郡齎上皇冊書及傳國寶等至。改安化為順化郡，以示對上皇的恭順。
9月28日己卯 (768/10/26)	引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於藁下，將斬之，房琯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逮捕日期可能在本日或稍前。
10月3日癸未 (768/10/30)	肅宗次彭原郡 ⁹³⁾

上表中，這四個時間點被計算得很準確：肅宗本來預定南下彭原郡，但等到嚴武來傳達上皇之命以後才出發，到達安化郡之後，接見上皇派來的特使韋見素和房琯，確定了繼承皇位的法律位置之後，才突然逮捕三位大將，追究潼關失守的責任，然後等候上皇派遣的房琯來援救，把與上皇有關係的王思禮，和早已歸來擁護自己的呂崇賁釋放，最後，獨斬早就極度不安的李承光。

總之，王思禮在潼關敗戰後這一百餘日的行蹤，應是先謁見唐玄宗，隨玄宗入蜀，然後回到靈武謁見唐肅宗，這是最可能的情況。

93) 此據『新唐書』卷6，頁157，按：『舊唐書』，卷10，頁244，〈肅宗本紀。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既。癸未，彭原郡以軍興用度不足，權賣官爵及度僧尼。」彭原前脫一次字，使文意全誤。

五、結論

唐代太宗、高宗、玄宗三朝，拓邊用戰，豪傑之士，連袂而起，多建奇勳。其後安史倡亂，幸而平定，亦仗其力。杜甫「八哀詩」所詠之王思禮、李光弼，尤此中之英俊。可惜正史、傳記、及杜詩舊注，若非簡略不詳，便是模糊錯謬。本文採用「唐詩現地研究法」，以「八哀詩」第一首「贈司空王公思禮」詩為基礎，利用唐代日表、官制兵制、道路里程、衛星地圖，及以GPS現地考察等方法，反復檢驗唐代文獻，將王思禮一生履跡，作了清晰的還原，使今人得以重新認識這位古高麗出身的偉人。

本文的成果共有四項，首先我分析了「八哀詩」作品的淵源及特質，並提出杜甫與王思禮應有交誼的主張。其次，我以年表和地圖，簡要描述王思禮生平，使讀者對王思禮有完整的簡明印象。再其次，我辯證了王思禮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一為出身於營州城傍高麗人的意義，一為石堡城之役與其快速升遷的關係，一為潼關戰敗及其後一百餘日的命運變化。最後，將原詩全文重新詳注，讓讀者可以前後對照，得到更深入的認識。

附錄、「八哀詩之一—贈司空王公思禮」全文注釋

司空出東夷(1)，童稚刷勁翮(2)。追隨燕薊兒(3)，穎銳物不隔(4)。服事哥舒翰(5)，意無流沙磧(6)。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7)。

- (1) 司空，為唐代三公之一，正一品職事官，指王思禮。出東夷，謂思禮為高麗人也。
- (2) 刷勁翮，本指鷺鳥以嘴梳理六翮；此以鷺鳥喻王思禮，言其自小即有鷺鳥之姿。『全唐文』卷432，頁4407，張懷瓘「六體書論」：「亦猶跼驥子於櫪中，閉駕雛於籠下，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籠去櫪，刷勁翮，整蘭筋，垂長風，躡修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千里萬里哉。」
- (3) 薊為唐幽州治所，古代燕國之都，故後人常連言燕薊。王思禮既生長營州，營州在幽州東，地理位置相連，亦稱燕薊。
- (4) 物不隔，言同時之人皆願接納為友，物指同時之人。『文選』，卷38，頁1751，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 (5) 服事哥舒翰，詳見前文。
- (6) 流沙磧，『漢書』，卷29，頁1613，「地理志」：「張掖郡，縣十：…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都尉治，今敦煌縣西有白龍堆流沙磧，即其地，唐為河西節度使轄地，王思禮初隨哥舒翰俱在河西節度使幕下，故云。」
- (7) 唐時，犬戎為吐蕃之專稱。二句言王思禮初從軍，尚未挺出於軍士間，時逢吐蕃大舉來攻。

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8)。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9)。洗劍青海水(10)，刻銘天山石(11)。九曲非外蕃(12)，其王轉深壁(13)。飛兔不近駕(14)，鷺鳥資遠擊(15)。曉達兵家流(16)，飽聞春秋癖(17)。胸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18)。

- (8) 貫穿，突破敵陣也。出入，出入敵陣；由咫尺，言與敵人近身戰鬥。言王思禮在戰陣中馳突之勇。
- (9) 鳴鏑句，謂王思禮善射。高麗人長於射術，王思禮亦然。
- (10) 洗劍青海水，言戰勝後以敵人之青海湖水洗劍。關於石堡城之役，詳見前文。

- (11) 刻銘，用東漢竇憲典故，謂戰勝後刻石勒功而還。天山，即祁連山，在唐隴右節度使治城之北，與石堡城直線距離約120公里。
- (12) 指天寶十二載（753年），隨哥舒翰復九曲之役，詳見前文。
- (13) 其王，吐蕃贊普。深，深溝。壁，高壁；言堅守不敢出也。
- (14) 飛兔，千里馬。『呂氏春秋』，卷19，頁1233，「離俗覽」：「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不近駕，不用於近處，必使遠行。駕，駕馭。
- (15) 鷲鳥，鷹隼之類。資，用於。遠擊，遠出攻擊。
- (16) 曉達，通曉明白。兵家流，兵家之書。
- (17) 『舊唐書』，卷104，頁3211，「哥舒翰傳」：「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思禮或受其影響。
- (18) 肅肅，恭敬之貌。適音敵，入聲，主也。此言王思禮外貌恭敬，內心亦有主見。

潼關初潰散(19)，萬乘猶辟易(20)。偏裨無所施(21)，元帥見手格(22)。太子入朔方(23)，至尊狩梁益(24)。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25)。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26)。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27)。際會清河公，問道傳玉冊(28)。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29)。

- (19) 指天寶十五載六月八日、九日靈寶西原大敗、潼關城破之事，詳見前。
- (20) 萬乘，天子也。辟易，受驚而逃也。按：『舊唐書』，卷9，頁231，「玄宗本紀」：「六月，甲午（十二日，756/7/13），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仗下後，士庶恐駭，奔走于路」，此即萬乘驚逃之事。
- (21) 偏裨，部將也，言王思禮為哥舒翰部將。王思禮於軍隊潰散後，無可施為。
- (22) 元帥，指哥舒翰。手格，言徒手格鬥。哥舒翰為火拔歸仁所執，被執之時應有反抗，故云。
- (23) 太子，指玄宗之太子，即唐肅宗；入朔方，指北逃入朔方軍。『舊唐書』，卷10，頁241，「肅宗本紀·至德元載」：「上在平涼，數日之間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等遣判官李涵奉牋迎上，備陳兵馬招集之勢，倉儲庫甲之數，上大悅。鴻漸又發朔方步騎數千人於白草頓奉迎，時河西行軍司馬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闕，遇上於平涼，亦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然之。…七月辛酉（九日，756/8/9），上至靈武。」
- (24) 梁，梁州；益，益州。指玄宗由大散關，經鳳州、利州、劍州，穿越秦嶺山谷，而

至成都。其行經路線，今為中國國道316、108所經。

- (25) 胡馬，安祿山為東胡父親及突厥母親之混血兒，故時人稱其反叛軍為東胡、胡馬。伊，伊水；洛，洛水；皆東都洛陽之主要河川；洛陽古稱中原，其時安祿山即位於洛陽，故曰氣甚逆。『舊唐書』卷200，頁5371，「安祿山傳」(200:5371):「(天寶)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立年聖武，達奚珣已下署為丞相」。
- (26) 肅宗於天寶十五載七月十二日甲子（756/8/12）即皇帝位，改元至德，尊玄宗為上皇天帝。塞望，塞天下之望；勢敦迫，言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 (27) 徒步至，言兵敗馬喪，步行來歸。王思禮身為大將，即使兵敗，不致於步行，此強調其歸命於艱危之中。
- (28) 清河公為房瑄。傳玉冊，指房瑄送來唐玄宗冊封肅宗為皇帝之玉冊，『舊唐書』，卷108，頁3277，「韋見素傳」：「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道路艱澀，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瑄賚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宮，素聞房瑄名重，故虛懷以待」。
- (29) 王思禮為房瑄所救；前見前文。天王拜跪，指肅宗受冊禮。讜議，正大之議論，指房瑄論救。冰釋，如冰之解，指王思禮之罪責冰釋。

翠華卷飛雪(30)，熊虎互阡陌(31)。屯兵鳳皇山(32)，帳殿涇渭關(33)。金城賊咽喉(34)，詔鎮雄所搃。禁暴清無雙，爽氣春淅瀝(35)。巷有從公歌(36)，野多青青麥。

- (30) 翠華，天子車駕，指肅宗。卷飛雪，時當冬季也。
- (31) 熊虎，軍旗也；互阡陌，言軍旗滿野。『周禮』，卷27，頁420，「春官·宗伯·司常」云：「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旖，析羽為旌，…凡軍事，建旌旗」。
- (32) 鳳皇山，即岐山，『全唐詩』，卷697，頁：8026f，韋莊「和鄭拾遺秋日感事一百韻」：「吳阪嘶騏驎，岐山集鳳皇。」指此。唐肅宗自靈武反攻，至岐州，以為行在，更名鳳翔郡，治雍縣（今陝西省鳳翔縣），岐山即在縣北八公里，綿延屏障。
- (33) 帳殿，皇帝外出時，設大帳以代宮殿，此指皇帝行在鳳翔。關，設置。『全唐文』，卷178，頁1816，王勃「九成宮頌并序」：「靜帷宮於綠野，肅帳殿於黃街」。
- (34) 金城，今陝西省興平縣。唐初為始平縣，中宗景龍四年二月壬午（一日，710/3/

- 5) , 送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至此, 改名金城縣。至德二年十月, 又更名興平縣。
- (35) 唐肅宗於至德二載(757)二月至鳳翔, 故曰春。浙瀝, 雨聲, 言春天得水灌溉, 民生無憂, 兆中興氣象。
- (36) 從公歌, 公指君主, 以喻肅宗; 其所歌, 即『詩經』「從公于邁」之類, 見『毛詩正義』, 卷20, 頁767, 「魯頌·泮水」: 「思樂泮水, 薄采其芹; 魯侯戾止, 言觀其旂; 其旂茝茝, 鸞聲嘒嘒; 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

及夫哭廟後(37), 復領太原役(38)。恐懼祿位高(39), 悵望王土窄(40)。不得見清時, 嗚呼就窀穸(41)。永繫五湖舟(42), 悲甚田橫客(43)。千秋汾晉間(44), 事與雲水白(45)。昔觀文苑傳, 豈述廉藺績(46)。嗟嗟鄧大夫, 士卒終倒戟(47)。

- (37) 哭廟, 指收復西京長安後, 哭祭宗廟, 杜公「壯遊」詩有「哭廟灰燼中」句。
- (38) 言王思禮為太原尹; 詳見前文。
- (39) 祿位高, 王思禮所獲官爵如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文散官)、霍國公(從一品封爵)、司徒(正一品職事官), 都是人臣最高的祿位。
- (40) 王土窄, 亂後河北尚未盡收, 西北領土已多失去, 故云。
- (41) 窀穸, 葬埋也。『春秋左氏傳』, 卷32, 頁555, 「襄公十三年」: 「楚子疾, 告大夫曰: 『…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 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請為靈若厲, 大夫擇焉』」, 杜預曰: 「窀, 厚也; 穸, 夜也。厚夜, 長夜, 謂葬埋也。窀, 音之倫切, 穸音夕。」
- (42) 五湖舟, 用范蠡功成身退故事, 比喻王思禮。今安史未平而主人已死, 五湖游船將永繫而不解矣。『國語』, 卷21, 頁658, 「越語」: 「(句踐滅吳), 返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 『君王勉之, 臣不復入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 莫知其所終極」。
- (43) 悲甚, 為王思禮死而甚悲也; 田橫客, 用田橫故事, 杜公自謂也; 見『史記』, 卷94, 頁2648, 「田儋列傳」: 「(田橫死), 既葬, 二客穿其冢旁孔, 皆自剄, 下從之。高帝聞之, 迺大驚, 大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 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 亦皆自殺」。
- (44) 汾晉間, 即太原府; 汾水及晉水, 皆北都太原府的主要河川, 汾水源遠流長, 自北而南, 流經城外, 晉水流域不長, 水量較大, 自西而東, 注入汾河。今太原市晉祠風景區即晉水所在。

- (45) 雲水白，雲為白雲，水為白水，故云。以象徵王思禮生平志業如雲水之潔白。
- (46) 傳，乃傳述之意，平聲。廉藺，指廉頗、藺相如。歎息昔日文人不能傳述廉藺之事蹟，興起自己作詩歌詠王思禮之深意。
- (47) 嗟嗟，歎息聲，惜也。鄧大夫，言鄧景山。倒戟，猶言倒戈；詳見前文。

引用書目

- [朝鮮] 李翼著, 任昌淳譯, 『星湖僊說』, 首爾: 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 1966
- [朝鮮] 李敬輿『白江先生集』, 首爾: 景仁文化社, 1997
- [五代] 劉昫, 『舊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
- [宋] 歐陽修等, 『新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
- 簡錦松, 『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2000
- 簡錦松, 『唐詩現地研究』, 高雄: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6
- [唐] 杜甫, 『杜工部集』,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71
- [梁] 蕭統編, [唐] 李善等注, 『增補六臣註文選』, 臺北: 華正書局, 1974
- [清] 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 北京: 中華書局, 1960
- [清] 仇兆鰲注, 『杜詩詳註』, 北京: 中華書局, 1978
- [吳] 韋昭注, 『國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漢] 司馬遷, 『史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 [宋] 司馬光, 『資治通鑑』, 北京: 中華書局, 1987
- [清] 董誥等編, 『全唐文』,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 [清] 高宗敕撰, 『續通志』,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
- [朝鮮] 柳壽垣, 『迂書』, 首爾, 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 1971
- [唐] 李林甫等撰, 『唐六典』,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 不著撰人, 『斷句十三經文. 春秋左傳』, 臺北: 臺灣開明書局, 1991
- [清] 唐咨伯修, [清] 楊端本纂, 『潼關衛志』,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見中國數字方志庫
- [宋] 李昉等編, 『文苑英華』,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Abstract>

A On-site research of Koreans Wang Si-li seen
in Du Fu's "Poems for Eight Memorable People"

Chien, Chinsung

There were many Korean ancestors who took up the pos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ina. Wang Si-li, who lived in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Xuanzong and Suzong, was regarded as a figure with the highest official statu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nd also the Korean respected most by Du Fu. The person who was mentioned the most by Du Fu's well-known "Poems for Eight Memorable People" was Wang Si-li. This article will adopt the "On-site Research of Tang Poems" to reconstruct clearly the whole life of Wang Si-li based on "Poems for Eight Memorable People - for the King Wang Si-li", and allow us to recognize this great personage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Korea.

Key Words : A On-site research, Wang Si-li, 왕사례, Du Fu poem

투 고 일 : 2012. 1. 10. / 심 사 일 : 2012. 1. 20. ~ 2012.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2. 17.